

大

商

週



幕后手操纵股市行情
大商圈啸聚资本英雄

资本巨鳄

雾满拦江 著

花城出版社

大商圏 資本巨鳄

雾满拦江 著

DASHANGQUAN ZIBENJUE

幕后手
操纵股市行情，
大商圏
啸聚资本英雄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商圈·资本巨鳄

雾满拦江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4. 5

ISBN 7-5360-4341-4

I. 大 ...

II. 雾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6272 号

责任编辑: 何满意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番禺官桥彩色印刷厂

(广州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6.5 1 插页

字 数 410, 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341-4/I·3484

定 价 26.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刻画了一批活跃在资本市场之上，操纵着股市行情曲线的幕后人物，描述了他们那些不为人知却主导着市场行情起伏的神秘运作，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幕后真相，是国内首部资本运作小说。无论是资本市场的研究者，还是股市市场的投资者，不可不读。

对国内资本市场颇有研究的骆子宾苦心钻研，终于投靠到资本巨鳄、南江集团董事长陈昭河的旗下，一心想坐享优薪厚利，纸醉金迷的日子。不料，陈昭河因为不规范的资本运作引来众多诟病，在案发前夕携妻带子逃亡出国，并将其情妇苏妍冰遗弃在国内。

与此同时，骆子宾也获知了曾经在他最落魄时支持他的女友秦迪的死亡消息，一时之间痛伤于心。

为了回报亡逝女友的情义，骆子宾决意拼力一搏，利用自己洞悉的资本运作的秘密及智慧，抓住南江集团巨变的机会，放弃了南江集团财务顾问的职位，选择了与陈昭河的情妇苏妍冰共同逃亡。

骆子宾苦心孤诣，偕同苏妍冰混入正在全力以赴准备借壳上市的启江红黄蓝科技实业集团公司，并运用权谋之术将苏妍冰安插在公司董事长姜平的身边，同时借助苏妍冰的影响力全面接收南江集团流失的潜在资源，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新南江”，等待一搏。

其实，骆子宾的女友秦迪并没有死，反而因受骆子宾的影响

对资本运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功地介入了资本市场并在骆子宾全面行动的前夕与骆子宾重逢，引发了骆子宾与苏妍冰的情感危机。

红黄蓝在资本运作的最关键一步因为资金链断裂而陷入死局，窥伺已久的骆子宾抓住时机，适时介入，运用自己过人的智慧化解了死局，最终替他的“新南江”从资本市场上赚取了亿元的厚利。

本书以“术”为主，描述的是资本时代的一批布衣英雄，以其过人的胆略及智慧进行资本运作的故事，但故事推进更侧重于“资本人”的情感心理，以及“资本人”所面临的情感煎熬与悲欢，从侧面反映在资本狂潮席卷之下人们的情感与贪婪性恐慌，以及这种恐慌所为主人公带来的心理裂变。

主要人物说明

陈昭河——胼手胝足，艰难创业，从一个平民百姓奋斗起家，执掌南江集团数百亿资产，成为业界赫赫有名的资本巨鳄，其为人作风低调而大胆，虽然德品端正，但在事业方面为搏取成功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终因个人意志扩张与现行权力架构冲突而被迫携妻带子潜逃出国，其掘起与失败印证着一代实业家的原罪。

骆子宾——证券晚报编辑，私募基金经理，为人性格隐忍，但志向恢宏远大，得到陈昭河的赏识进入南江集团成为一名财务顾问，后陈昭河潜逃，骆子宾利用变乱之机，孤注一掷，不计后果，大胆冒险，剑走偏锋，以一介百姓的身份公然挑战现行市场秩序，重新整合南江集团流失的资源，切入另一名资本运作高手杜景伤的运作之中，以自己的智慧与胆略空手套取了一亿元的原始积累，终于取代陈昭河成为新南江财富帝王。

杜景伤——广州东联财务顾问，胆识过人，风格出位，冒险推动红黄蓝科技借壳黄海渔场，终在骆子宾的协助下获得成功，为业界富有传奇色彩的神秘人物。

秦迪——证券晚报知名编辑、记者，骆子宾的情人。无意中卷入南江集团运作案中，遭到绑架与追杀，后凭借自己过人的智慧得以逃脱并介入到资本市场之中，成立阿茂投资咨询公司，参与资本运作。

苏妍冰——南江集团董事长陈昭河的精神情妇，掌控着南江集团的无形资源，陈昭河潜逃后流落启江，得到骆子宾的保护并

最终被骆所控制，成为骆子宾资本运作成功的最大臂助。

曲凤城——南江集团子公司正通证券总经理，有名的股市大鳄，协助陈昭河逃走之后只身躲藏于平州，后与骆子宾相互呼应，卷土重来并重新执掌新南江。

祝高龙——军人出身，武学世家，精通人情世故，生活作风糜烂，原为南江集团旗下天川信托总裁，陈昭河的得力辅翼，后追随骆子宾，进入新南江。

叶永平——南江集团旗下华下证券总经理，拥有恒指背景，陈昭河的五大大臂助之一，后受陈昭河连累，又获骆子宾诚请加盟新南江。

符连双——美籍华人，华尔街知名经纪人，受陈昭河委托打造正通基金，陈昭河潜逃后，返回美国，后与新南江骆子宾相呼应，继续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

孙雪英——广州东联秘密操盘手，智慧过人的资本女人，却因为对自己情感的失之把握受私募基金经理林秋敬所连累，参与了绑架秦迪事件，后与秦迪言归于好，共同打造大茂投资，冒险介入资本运作。

马 宏——省纪委监委主任，刚直不阿，秉性义烈，六情不认，行事刚辣，是所有贪官污吏的噩梦。

小 严——原省纠风办工作人员，因其表现出色而受到马宏的赏识，参与对陈昭河一案的审查，曾收取了八百万的贿赂协助苏妍冰潜逃，事发后得到骆子宾的谋划安然脱身，成为骆子宾新南江的支持者。

林秋敬——私募基金经理，自诩聪明过人，自我过度膨胀，却因受大势拖累本钱蚀尽，心理受到刺激，以暴戾与欺诈的手法进行资本运作，绑架了秦迪，终于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姜 平——红黄蓝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两手空空，效法陈昭河在资本市场上空手套白狼，终因得到了杜景伤、骆子宾的支持而成功。

朱盛功——又名朱胖子，省工商银行副行长，南江集团灰色

资金的主要支持者。

温 蕴——原南江集团正通证券启江营业部经理，陈昭河潜逃后取代曲凤城。

刘 凯——远风集团副总裁，祝高龙的战友。

冯老板——吉龙镇亚细亚传奇老板，后介入新南江成为曲凤城与骆子宾之间的联系人。

孙长征——远风集团董事会秘书，借助权利架构的运作力量逐走陈昭河，谋占了南江集团数百亿的资产，终于因为追杀秦迪而暴露。

吴宇轩——红黄蓝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姜平同父异母的弟弟。

杨清影——陈昭河的心腹，南江集团董事会秘书。

胡 丽——曲凤城手下操盘手，后追随曲凤城进入新南江，炒作期货而为新南江在平州立足立下了第一功。

梅 梅——苏妍冰家的小保姆，为人精灵古怪，陈昭河潜逃后参与营救苏妍冰并终获成功。

莫 兰——苏妍冰的姐妹，朱盛功的情人。

申纪鹏——南江集团正通证券办公室主任。

池立秋——证券晚报社社长。

袁志冲——南江集团副董事长，知名企业家，陈昭河潜逃后成为董事长。

周雅南——陈昭河患难相扶的妻子，随陈昭河潜逃出国。

陆红郁——陈昭河的红颜知己，死于平州。

杨时风——陈昭河的中学同学，启江市南沿区委书记，陈昭河崛起启江后，杨时风因贪污案而入狱，其子杨清影成为陈昭河的心腹。

王 哲——广天证券董事长，曾大闹资本论坛，揭开了资本市场上许多黑幕。

彭立明——证监会官员。

高伟明——东方证券上市公司部经理，经营委员会副总裁。

李 铎——黄海渔场财务总监。

鲁铖成——黄海渔场董事长。

冯远声——上市公司 ST 品东酒业董事长，由对上市公司的巧取豪夺而成为暴富。

张 涵——杜景伤落魄时的扶助者，后获得杜景伤的回报成为资本市场神秘人物。

小 薛——红黄蓝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保安。

目 录

第一章：南江系·····	1
第二章：资本运营商·····	37
第三章：大风潮·····	70
第四章：创业者说·····	101
第五章：大萌动·····	154
第六章：大崩溃·····	272
第七章：大败局·····	313
第八章：大冒险·····	351
第九章：大风波·····	391
第十章：大风歌·····	431
十一章：大激潮·····	471
十二章（尾声）：新南江·····	510

第一章：南江系

一

早晨，骆子宾刚刚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就看到窗外有几辆黑色的高级轿车悄无声息地驶来。

他走到窗前仔细地看了看，从轿车里出来四个男人，一个女人。突然之间，也说不清为什么，骆子宾的心情突然激动起来，有大事正在发生之中，他喜欢这种感觉，仿佛已经能够感受到了来自遥远地带的资本市场即将发生的震撼。

一大早就来到集团总部的这几个人，是正通证券有限公司的总裁曲凤城、华正证券有限公司总裁叶永平、新上任的天川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祝高龙、南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符连双，那个气质优雅的女人则是成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苏妍冰。这五个人，正是南江集团旗下五大臂助，都具有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实力与才干。

曲凤城今年三十二岁，安徽怀远人氏，生得一张娃娃脸，还带有几分书卷气。他年初刚刚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归国，曾经是美国华尔街一家知名的股市交易公司的分析师，熟谙国际市场上的各种运作。骆子宾曾经偷偷地在心里把曲凤城比喻为股民的噩梦，此人虽然外表和蔼可亲，实则深藏不露，旗下豢养着十几个操盘手，在股市中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斩得无数散户血本无归。

曲凤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战略性经营人才，他作风低调，理性极强，极具商业眼光，凡属他敲定过的战略意图，在公司的长期经营中总是能够显示出其前瞻性。但从外表上看，曲凤城给人一种极为稚嫩印象。

叶永平却比曲凤城更要年轻，他今年刚刚二十八岁，在香港就读中学，随后远赴欧洲知名的经济学府圣德克萨斯拿到了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回到香港做恒指，一时间呼风唤雨，成为港界有名的金融巨子。两年前，叶永平与大陆南江集团的董事长陈昭河相遇，年少气壮的叶永平竟然有得遇知恩之感，立即追随陈总来到大陆，先是协助曲凤城打造正通证券有限公司，然后放手组建华正证券有限公司，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就将华正原不到一千万的注册资本扩张到7.8个亿的惊人数字，目前已隐隐有取正通而代之的架势。

年少的叶永平酷爱读颂《金刚经》，而他年长十二岁的祝高龙却是武术高手，是中国南武术名家祝成金的惟一传人。

祝高龙外形粗鲁，长得就像劣质电视剧中的山匪，但心思却是极为缜密，是一条大家都感到头疼的老狐狸。他的生活荒淫无度，手机中贮满了名模小姐的电话号码，身边的女人一天几换，连他自己都搞不清对方的姓名。但是祝老总有钱，犯不着跟小姐们的名字较真，随他怎么称呼对方也不敢怪罪。此人经历过大风大浪，国内期市开盘以来，祝高龙就是首批入市的操纵者之一，期市历经坎坷，违规交易层出不穷，每项交易品都被打爆，甚至迫使交易所在交易结束后不得不发出通告，取消当日所有交易订单，沦为期市一大闹剧。证监会高层严令诘查，与祝高龙同批的那些风云人物或是销声匿迹，或是锒铛入狱。祝高龙狡兔三窟，仅以身存。如今祝高龙主掌南江系旗下的天川信托有限公司，接连推出包括华南国道等几项信托产品，以其丰富的运作经验，老道的操纵技巧，再度引起业界的高度关注。

南通基金有限公司总裁符连双有一张阴郁的脸，一看到这张脸就会引发人生理上的极度不适，但人不可貌相，他是曲凤城美国的同学，也曾与曲凤城联手在华尔街力推中国板块，引发一股中国投资潮。经曲凤城数次游说，符连双终于答应加盟南江集团，由于他熟谙国际资本市场运作模式，与国际投资商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南江集团董事长陈昭河一见符连双，如获至宝，立即

委以重任，终使符连双死心塌地，甘愿听凭驱使，成为陈昭河掌中的杀手秘铜，非涉及上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抉择，决不轻易烦劳。

也正是看到符连双的到来，骆子宾才判断出南江系在经过几年的精心打造之后，一定是有惊人的大动作。

骆子宾曾经听到过流言，说气韵优雅、端庄秀丽的苏妍冰是陈董的情妇，但以骆子宾对董事长陈昭河人品的观察，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可以说绝对不会存在。但苏妍冰至今单身却是无争的事实，南江旗下，陈昭河几大臂助之中，苏妍冰是骆子宾惟一没有具体接触过的，所以对他来说这个美丽到了极点的女富婆还是一个谜，他甚至无法判断出这个女人在陈董旗下的真实作用是什么。

五个人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直接进了会议室，骆子宾正在犹豫着是不是应该和他们打个招呼，这时候陈董事长的秘书杨清影走过来：“老骆，你还在这里麻蹭什么，陈董叫你过去开会！”

骆子宾急忙站起来，拿起一个笔记本，跟在杨清影身后匆匆地走进办公室，捡了个不引人注意的位置坐下来。他刚刚坐下，叶永平就笑咪咪地同他打了个招呼：“老骆，听说你这些日子精心研究汇市，有什么心得没有？跟我们大家聊聊。”

骆子宾羞红了脸，急忙摆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几位老总都是权威人选，哪轮到我说说话。”

会议室的房间很大，一张红色的圆桌却占去了大多半的面积，桌上及房间四周空空荡荡，没有任何摆设，人坐在里边会感觉很突兀。或许是和骆子宾有着同样的感觉，坐在一边的祝高龙却在同美女苏妍冰打招呼：“阿冰啊，昨天晚上我去你家，敲了半小时的门你也不给我开，害我站在门外吹冷风，太狠心了吧。”

苏妍冰笑吟吟地道：“我不知道是你老祝来了，要是知道的话，早就把那条黑贝放出来了，还轮得到你现在在我面前油嘴滑舌？”

这些权高位重的老总们坐在一起时，居然也像普通的员工一

样耍贫胡闹，这是骆子宾第一次见到，觉得很新鲜。他装做埋头研究文件的样子，悄悄观察身边这几个人，注意到祝高龙的插科打诨似乎是在进行一场排练得已经非常娴熟的表演，语调中缺乏诚意，而苏妍冰的欢声笑语之后却似乎掩饰着一种极度的忧伤与倦怠。

骆子宾不确切对祝高龙与苏妍冰的感觉会不会是他自己的错觉，而在一边，曲凤城却一声不响，满脸慎重，坐在他身边的符连双始终是满脸的阴沉，好像极不情愿参加这次会议一样。

忽然之间门被人推开，南江集团董事长陈昭河出现在大家面前。

陈昭河进来之后，停了一下，用目光同大家打了个招呼，苏妍冰那双平静的眸子似乎突然亮了一下，这线激震与瑟颤旋即沉落下去，化为一片寂寞。这双无奈的眼神，令骆子宾不由自主地突然想到了他的情人秦迪的那双眼睛。

生命中，有些记忆竟是如此的相似。

二

这是骆子宾第一次参加南江集团最核心高层的会议，与会者除了陈昭河董事长之外，再就是南江旗下五大臂助，甚至连董秘杨清影都没有资格与闻。陈昭河对于骆子宾这种破天荒的厚遇与重视令他诚惶诚恐。

骆子宾原本是证券晚报的一个小编辑，主要负责投资板块的组稿和技术性分析，他把掌控投资版块视为自己人生的一大契机，已经近四旬的人了，如果再不图强奋起的话，他的一生或许就会从此画上句号。

两年的精心研究，骆子宾已经对股市风云了如指掌，他秘而不宣的一条股市玉律不只是仅限于技术面的图表数据，他尽可能地搜集资料，模仿着投资商的思维从战略层次上考虑问题，但有所言，无有不中，被誉为庄家杀手。一度曾雄心勃发企图入庄，从私募基金做起，叱咤风云指点江山，却因为一次非常意外的机

会，使他得以一窥资本市场那隐藏在 K 线图之下的庞大冰山，从此才认清资本市场的本质，转变了想法。

有一次，他去深圳联系一组关于汽车板块的技术分析稿件，到了深圳后接连与几家证券公司的研究中心及研究员进行了联系，收获颇丰，感觉不错，便买了机票打道回府。在飞机上，邻座的一位乘客很是健谈，与骆子宾聊起了股市行情，骆子宾很是随意地应付了几句，对方立即惊为天人，马上掏出名片要求聘骆子宾做他的财务顾问，骆子宾被缠不过，只好满足对方的要求对当前的股市场动态做了详细的阐述。他告诉对方，庄家选择投资品种，最重要的基础前提和根据是资金情况，一般来说，现有资金的 30% 是用来护盘拉抬和其它突发用途的。70% 为股票占用资金，选择好投资品种之后，庄家会投资一部分资金成为该公司的股东，这样才有机会和公司进行交流，普通散户大多懵懂，其实在盘口发现庄家进场是非常容易的，用 OBV 指标结合成交量的就能够识别庄家的运作情况。骆子宾颇有几分自得地告诉对方，他最擅长于做跟风盘，无论庄家怎样隐蔽和怎样打压洗盘，他坐定多头岿然不动，最多的时候曾经一次性赚到过两百万。

庄家进场之后必然有一个拉抬和洗盘的过程，拉的本质是诱，成交与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诱使他人向上买，在拉抬到一定程度之后，庄家就开始了其洗盘过程，分析洗盘过程的主要特征是，尽管不断有大单成交，总成交和股价均呈平衡式运作。庄家出货是最有讲究的，即使庄家在 50% 的赢利时出货，通过融资利润也有可能实现 100% 的利润，因此，一旦股票涨幅超过 50% 后，散户就要警惕了，50% 涨幅这条线，散户需要高度关注……当然，庄家出货的过程中，量的控制是最关键的，要知道大资金进出过程中，所有的指标都可能失灵，只有成交量是骗不过人的。如果单日换手超过 10%，至少是减仓行为。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出货过程中庄家对技术指标的调整必不可少，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点位，庄家护盘特别积极，这是一个不自觉的刻意行为，因此你要注意那条线，那条线可能是关

口，压力支撑区、心理关口、整数关，也可能是成本区，第一出货区、第二出货区……骆子宾反复讲到那根线，那根跳跃在屏幕上的曲线，那根富于活力、充满了神秘的曲线。他对这根线是多么的熟悉啊，甚至比他老婆身上的曲线还要熟，还要亲切。

骆子宾一口气足足了半个多小时，讲得眉飞色舞口沫四溅，煞是过瘾。在他讲述的过程中，坐在他另一边的一位乘客入神地听着，却始终未发一言。这个人身着一件价值昂贵的丹之诺斯夹克衫，穿在身上一点也不张扬，但是他那漠然的神态中带有几分屈尊附就，让人难以忽视他的存在。

聊得时间久了，骆子宾很是随意地问那位始终不说话的乘客：“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对方矜持地笑道：“同行，同行。”然后就不再多说了。这时候坐在那人身后的一位年轻乘客突然笑道：“一点不错，你们真的是同行，一个是画线的，一个是看线的。”

这句话令骆子宾大为震撼，知道自己遇到的一定是隐藏于资本市场幕后的真正操纵者，他绞尽心智所研究、所分析的，就是这些人的秘密操盘行为。机会难得，邂逅不易，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对方，但是，对方却只是用冰冷的微笑拒绝了他，从下了飞机之后，他再也没能见到过那个人。

一直到一年以后，证券晚报被东文控股所收购，报社版面经过重新整合，投资版块被取消，骆子宾黯然辞职，受邀于一家会计事务所担任财务顾问。当时这家事务所正在争夺正通证券的一笔业务，因为骆子宾年龄较大，行事稳健，公司便授权他与正通进行全面接触。

正通证券与骆子宾进行谈判的，是办公室主任申纪鹏。申纪鹏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北京人，说话时带着一口浓重的京腔，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骆子宾。说不清为什么，申纪鹏对骆子宾的第一印象很是不好，几次暗示骆子宾放弃。在年轻气盛的申纪鹏面前所感受到的侮辱令骆子宾羞愧无地，骆子宾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他打算再与申纪鹏做最后一次的礼貌性努力之后就中止这种徒劳

的工作。

像前几次一样，当骆子宾到了正通证券之后，申纪鹏声称正在忙，让他一个人坐在一间小会议室里等候，无所事事之中，他忽然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年轻人正脚步飞快地奔跑着，把厚厚一叠文件分发到每一个办公室隔间里。年轻人那张充满活力的脸和高高的个子似曾相识，骆子宾立刻想起来了，这个年轻的小职员就是他一年前在飞机上遇到的那个人，当时这个年轻人正陪同另一个深藏不露的人物。

惊讶之余，骆子宾没有多想，立即站起来走出小会议室，拦住那个年轻小职员，开了句玩笑：“嗨，你的线画得怎么样了？”

年轻小职员有些吃惊地站住了，望着骆子宾回忆着，骆子宾适时提醒他：“你忘了一年前的吗，从深圳至成江，我们坐的是同一次航班，我就是那个专门看你画的线的那个人。”

年轻人目瞪口呆地望着骆子宾，忽然失笑起来：“是你，是你，那次你的分析很不错嘛。你从来没有做过庄，却把其中的奥秘分析得头头是道，一如亲睹，我们都很佩服。”他随手将手里的资料交给一个路过的女职员，对骆子宾说道：“你这人真的很有意思，要不要来我办公室坐一会儿？”

“不了，”骆子宾一把年纪的人了，礼节性的问候与诚意的邀请他还是能够区分得出来的，再者，他也不希望与正通证券的一般职员接触，以免引起申纪鹏更多的不快。于是他谢绝了年轻人的邀请，又回到了小会议室里等候。

这一次他只等候了几分钟的时间，申纪鹏就走了进来，坐在他面前时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认识我们叶总？”

“叶总？叶总是谁？”骆子宾脑子里飞快地想着，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叶总是何方神圣，只好硬着头皮敷衍一句：“也不过是几面的交情。”

“我想也是，”申纪鹏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然后他皱起眉头，滔滔不绝地挑剔起骆子宾的方案来。骆子宾越听越兴奋，挑货人就是买货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申纪鹏显然已经在认真考